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藴大義卷七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李兆文

易精藴大義卷七　　　　元　解蒙　撰

下經　井至歸妹

䷯ 巽下坎上

井改邑不改井无喪无得往來井井汔至亦未繘井羸其瓶凶

先儒曰坎者天一之水也見于諸卦者皆諸水之流之失故多以險喻其在井而得真性者井是也邑聚

之地井必在焉則邑又資于井而後聚也利物而不費无喪也功成而不居无得也邑可改井不可改體之常也汲之无喪不汲无得德之定也往者以井來者亦以井用之應也唯常故定能定而後能應此三句言井之事汔至亦未繘井未及于用也羸其瓶凶喪其用也此二句言汲井之事

蒙謂聖人于井之道既言得其常以致其用又言失其常以喪其用示人之意至深切矣

彖曰巽乎水而上水井井養而不窮也改邑不改井乃以剛中也汔至亦未繘井未有功也羸其瓶是以凶也

先儒曰井之為物體用備也定而常應應而常定井之養物所以不窮歟葢井以静為德以動為功也故體欲其居用欲其不居居則其德有常不居則其功不匱德有常而功不匱此井之所以為井也

蒙謂聖人既因井之象而言其德之常又言井之用而欲其功之成言其德之常所以賛其才之善

欲其功之成所以戒其敗之亟于此可見聖人之心矣

象曰木上有水井君子以勞民勸相

蒙謂觀井之象而知其津潤之上行法井之用而推其德澤以下施此君子及民之政猶井養之不窮歟

初六井泥不食舊井无禽

象曰井泥不食下也舊井无禽時舍也

先儒曰六爻之義井貴清故冽則食泥則不食井貴全故甃則食谷則不食井貴出故收則食幕則不食

蒙謂既无上出之功必无濟時之用安取夫所謂井也

九二井谷射鮒甕敝漏

象曰井谷射鮒无與也

先儒曰井以三陽為泉三陰為井曰射曰渫曰冽非泉乎曰泥曰甃曰收非井乎

蒙謂雖有陽剛之德而无濟困之功以其失于上而趨于下也

九三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

象曰井渫不食行惻也求王明受福也

先儒曰泥而不食自取之也渫而不食則在人矣井何惻哉行道之人為我惻也爻但言王明而已象言求王明者井道无求其曰求者以不言求之也故君子之求異乎人之求

蒙謂志在乎立功而心存乎報主故雖求用之切亦聖人之所與也

六四井甃无咎

象曰井甃无咎修井也

先儒曰三在内卦渫井内以致其潔四在外卦甃井外以禦其汚葢不渫則汚者不潔不甃則潔者易汚此内外交養之道也

蒙謂雖无濟物之功不廢養人之用亦聖人之所

取也

九五井冽寒泉食

象曰寒泉之食中正也

先儒曰二與五皆泉之潔者也三居甃下未汲之泉也故曰不食五居甃上已汲之泉也故曰食

蒙謂德成于己而澤及乎民井道之至善也

上六井收勿幕有孚元吉

象曰元吉在上大成也

先儒曰井六爻綱領最好初泥二谷𤄊井也三則渫初之泥四則甃二之谷井道全矣五井洌而泉寒上井收而勿幕功用及物而井道大成矣

蒙謂博施而有常大善而吉也故聖人於井之上深賛之

☱☲ 離下兌上

革已日乃孚元亨利貞悔亡

先儒曰聖人之革順乎天應乎人亦必已日然後乃

孚焉已日乃孚而不能有孚於未革之先者天下之常情已日乃孚而不能不孚於已革之後者聖人之能事

蒙謂人於變更之際當人心而合天理則弊革而事治矣

彖曰革水火相息二女同居其志不相得曰革

因卦象以察物情而知其有相勝之理矣

已日乃孚革而信之文明以說大亨以正革而當其悔

乃已

事有舍舊而圖新必人心之信從合事之至當斯乃无變更之悔矣

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

陰陽代謝而歲功成天命始終而聖人出故夫子因革而極言以賛之

先儒曰火動而上澤動而下未若澤火相息而勢不

兩存也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未若不相得之不能兩立也此睽革之分也卦中允无有取象於水者此欲論相息之象以水火為言耳或曰水遇火而涸火遇水而滅相滅而又相息何也曰玩王氏不合而後生變之語則得之矣凡物之性相滅則有變无變亦无生也夫事亦有然者去故而後有取新之理故曰滅息滅而後生息是謂之革或曰水在火上則為既濟今澤居火上而為革象同而義異何也曰水之用

也動澤之體也靜置水于上然火于下然後成烹飪之功澤无居火上之理若在上則滅火矣水火異體而相為用二女同體而不相得唯其不相得故革唯其相為用故革而後生物物之情革之道也此夫子釋彖之辭文王所未發也順天應人者天與之非我求之也順之而已人之與非我倡之也應之而已時未革聖人不敢先時當革聖人不敢後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先時

蒙謂聖人詳言變更之道觀物情之相違求事理之至當乃天運人事一新之會也

象曰澤中有火革君子以治歷明時

先儒曰治歷明時非謂歷當革葢四時改革中便有治歷明時道理君子觀革之象以治歷言者舉事之大者耳推日月星辰之變動以明四時之序不易而後歷正矣故治歷必在明時

蒙謂觀㓝濕之異宜猶寒暑之異候此治歷明時

所以取于革也

初九鞏用黄牛之革

象曰鞏用黄牛不可以有為也

先儒曰遯之六二在遯而必于遯故執之用黄牛之革革之初九在革而未可革故鞏用黄牛之革鞏而固之戒其輕也戒之於初全其革也

蒙謂當變革之初而欲固之以中順之道者聖人之重改作也

六二已日乃革之征吉无咎

象曰已日革之行有嘉也

先儒曰已日乃孚人君之革也孚在革後也已日乃

革人臣之革也孚在革先也

蒙謂聖人重改作而貴適時故始而致其慎終而

與其進

九三征凶貞厲革言三就有孚

象曰革言三就又何之矣

先儒曰六二言征吉无咎在巳日乃革之後九三言征凶貞厲在革言三就之先者六二柔而不進故聖人言之于後以使其進九三剛而躁進故聖人折之於前而使之止言而信不若未言而信故五曰未占有孚而三必革言三就而後信也

蒙謂事莫難于改作故聖人恐其躁動以為革之害而戒其重慎以審革之宜

九四悔亡有孚改命吉

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

先儒曰彖言已日乃孚革而信之三四五皆曰有孚則知變革之道非人心之孚信不可為也下三爻有謹重難革之意故皆曰革上三爻革道之善也故四曰改五上曰變惟革然後改改然後變武王革商為周之時所謂革也反商政所謂改也至于天下大治所謂變也

蒙謂革之得其當而行之盡乎誠則得人心之同

然矣

九五大人虎變未占有孚

象曰大人虎變其文炳也

先儒曰乾革九五皆稱大人而象有龍虎之異者龍以德言虎以威言乾之大人堯舜之事革之大人湯武之事大人之為革也革不以言而以道故人之從革也革不以迹而以心是以其孚見于未占不待巳日也巳日乃孚為革者之所同未占有孚乃聖人之

所獨故夏人稱商曰徯我后殷人稱周曰我周王其
未占有孚之謂乎
蒙謂聖人以道易天下故其過化存神之妙如此
也
上六君子豹變小人革面征凶居貞吉
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小人革面順以從君也
先儒曰天下之事始則患乎難革終則患乎難守故
卦辭首曰利貞終曰利居貞葢天下之事壞而不振

則革革而當則不可不貞貞則不變矣若不得已而

革革而又變大易所深戒也

蒙謂君子小人各以類而化則革道成矣聖人謂

其動凶而靜吉也

☲☴ 巽下離上

鼎元吉亨

先儒曰聖人名卦必以道獨井鼎以器者道器一也

由道可以見器由器可以推道易六十四卦惟乾之

四德不加一辭其次兊曰亨利貞大有曰元亨大壯曰利貞今鼎曰元吉亨程子曰吉字羨元亨而已與大有同亦不加一辭即鼎之德可以致元亨也

蒙謂聖人法鼎之卦而知其大通者由其才之善故也

彖曰鼎象也以木巽火亨飪也聖人亨以享上帝而大亨以養聖賢

聖人即鼎之象而明其用見于事天敬人者有盡

誠貴禮之異也

巽而耳目聰明柔進而上行得中而應乎剛是以元亨順禮以動而不蔽于私執柔居尊而能應乎剛是又即卦之才而明其徳之善也

先儒曰凡卦莫非象而鼎獨言象者他卦皆虛象鼎是實象井非實象乎井言井之用若鼎則有形而又有其用是以鼎獨以象言也然聖人尚象以制器非獨口體奉也故以享上帝養聖賢

蒙謂聖人即卦象而明其用之殊又原卦才而言其德之善葢聖人尚象以制器而器无非道也

象曰木上有火鼎君子以正位凝命

先儒曰木上有火非鼎也鼎之用也木上有水非井也井之功也語井而不及功語鼎而不及用非觀象之意也離麗于上所以正其位巽申于下所以凝其命正位凝命主器者之事也革以改命鼎以凝命知革而不知鼎天下之亂滋矣

蒙謂聖人即鼎之用以為象而取端正安重之勢以為正行謹言之法也

初六鼎顛趾利出否得妾以其子无咎

象曰鼎顛趾未悖也利出否以從貴也

蒙謂事有因敗而成功人或因賤以致貴此鼎之初六始未善而終善也

九二鼎有實我仇有疾不我能即吉

象曰鼎有實慎所之也我仇有疾終无尤也

蒙謂有濟困之才而審去就之宜守中正之道斯无邪媚之惑矣

九三鼎耳革其行塞雉膏不食方雨虧悔終吉

象曰鼎耳革失其義也

蒙謂以三之時雖未得君以行道以三之才終能獲上以致和益君子之懐才不偶未有久而不亨者也

九四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

象曰覆公餗信何如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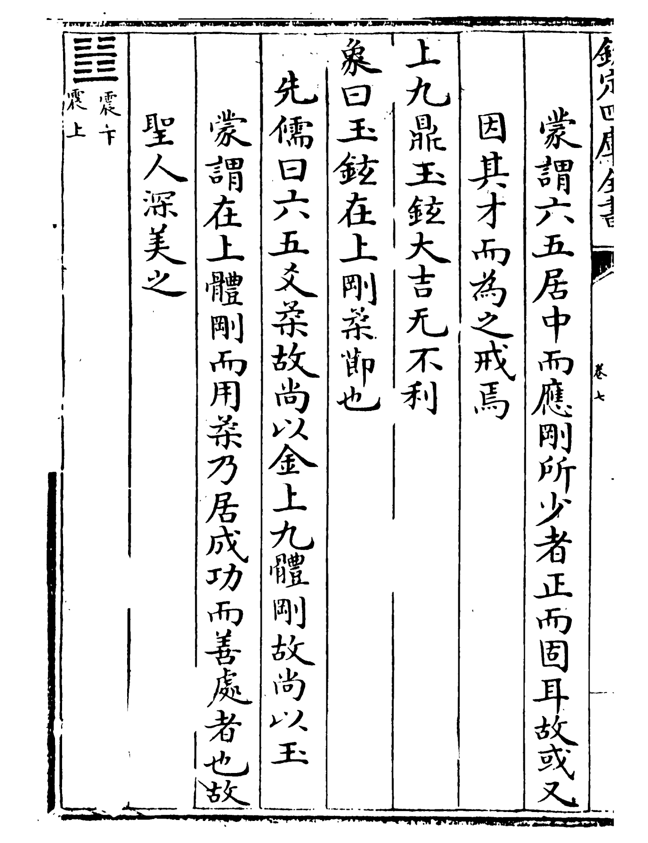
先儒曰四之折足亦初之顛趾然初利而四凶者初未有實而四有實故也

蒙謂當大任而用小人其取敗也必矣

六五鼎黄耳金鉉利貞

象曰鼎黄耳中以為實也

先儒曰位中故取黄色爻偶故取耳象惟中虚故能受實



蒙謂六五居中而應剛所少者正而固耳故或又因其才而為之戒焉

上九鼎玉鉉大吉无不利

象曰玉鉉在上剛柔節也

先儒曰六五爻柔故尚以金上九體剛故尚以玉蒙謂在上體剛而用柔乃居成功而善處者也故聖人深美之

☳☳ 震下震上

震亨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

蒙謂陽生于下而始奮故能致其亨人存于中而知懼故能保其安然不失其誠敬之心又處震之大方也

彖曰震亨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以為祭主也

先儒曰驚者卒然遇之于外心無主者也懼者惕然修之于内心有主者也方震雷之威遠者驚邇者懼

而于臨事之頃精神對越不失常度斯為不失其祀主矣此卦純以君出子在為言則震之體全而用顯故曰出可以守宗廟社稷不雜言君父共國時也

蒙謂動而奮者吾知其理之必通懼而修者吾知其事之終善然必存其誠敬之心而後能任其保守之重也

象曰洊雷震君以恐懼修省

先儒曰恐生于懼見于貌修其所未為省其所已為

恐懼作于心修省見於事皆洊而不一之意震之雷

人皆恐懼也君子則以修省繼之恐懼者憂其變之

來初震象修省者思其變之弭洊震象君子以恐懼

修省此心無時而不存聖人特因雷震發之耳

蒙謂畏天威而思已過君子之事也

初九震來虩虩後笑言啞啞吉

象曰震來虩虩恐致福也笑言啞啞後有則也

蒙謂當震之來而知處震之道斯能保其安矣

六二震來厲億喪貝躋于九陵勿逐七日得

象曰震來厲乘剛也

蒙謂巽避而遠去者始而度其勢之危中正以守者終而知其理之復益避遠以自守處震之大方也

六三震蘓蘓震行无眚

象曰震蘓蘓位不當也

蒙謂人能因震懼而去其不正以就正斯無不正

矣此聖人之戒也

九四震遂泥

象曰震遂泥未光也

蒙謂居震動之時而失震動之勢者由其不正以

陷重陰之間也

六五震往來厲億无喪有事

象曰震往來厲危行也其事在中大无喪也

蒙謂以陰柔而爲動之主故无時而不危以中德

而處震之時故雖危而无失葢五之所失在于正五之所善在于中能由中以求正則可自守矣

上六震索索視矍矍貞凶震不于其躬于其鄰无咎婚媾有言

象曰震索索中未得也雖凶无咎畏鄰戒也

先儒曰聖人處震有三一曰先事而致慮二曰因時而達變三曰退處而得中何謂先事而致慮初曰恐致福上曰畏鄰戒是也何謂因時而達變三之蘇蘇

四之遂泥是也何謂退處而得中二之震來厲度其必喪故戒以勿逐五以往來厲度其无喪有事故美之曰其事在中震之六爻聖人所以示人處變之道至矣

蒙謂以陰柔居動極故聖人危其行因震懼而知戒故聖人善其守然與諸處震者則異矣

☶☶ 艮下艮上

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

先儒曰背者目所不見之地庭者與物交接之地今于目所不見而身且不獲是靜而能定也與物交接而人且不見是動而亦定也如是則物我兩忘外欲不得以為吾累可无咎矣文公之言非造于安止之地者不能也程子通上下言之若論學若用功正當操存戒懼于未然凡動生于欲欲生於見背者人所不見止于所不見則無心目之牽至切者身而内欲不萌是内不溺于已也至近者人而外欲不摇是外

不牽于人也如此而止然後無毫髮之私也善乎明
道先生之言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
也盡之矣

蒙謂人能無欲以亂其心則不逐於物而安所止
矣

彖曰艮止也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
光明

安于義理之正而不失其時措之宜此所以篤實

而光輝也

艮其止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无咎也

安于理而不交于物所以內外兩忘也

先儒曰凡物不得其所則不止陽上陰下各得其所則止矣凡物不得其行則止其止乃自止山本靜故為止之至止萬物者莫若艮又曰艮者萬物之所成終而成始此艮所以有時止時行之義震則陽動

于下坎則陽陷于中艮則陽著于上陰不得而掩之故光明艮其背止也行其庭行也其行其止不見人已唯見義理之當止所謂止其所也所者止之地也得其所止而不止固為不知止不得其所止而止又豈止其所之義哉有止之時有止之所止之時如夫子之仕止久速當其可是也止之所如大學仁敬孝慈各得其分是也釋彖自艮止也以下言止之時自艮其止以下言止之所

蒙謂體常以盡變故未嘗膠于一定之中人能隨處而皆安故能得夫兩忘之道觀此斯得其所止矣

象曰兼山艮君子以思不出其位

先儒曰位者所止也不出其位者止于所止也不出其位身止也思不出其位心止也

蒙謂觀諸象而知其止之堅存諸心而安夫理之正吾于艮之象而得止之道矣

初六艮其趾无咎利永貞

象曰艮其趾未失正也

先儒曰止于暫而不能久未善止也故曰利永貞

蒙謂止于初而守之固斯无妄動矣

六二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

象曰不拯其隨未退聽也

先儒曰六爻皆言艮艮其止也然下三爻皆不得其

止者止道未成也人之知止或忽于初而誤于終觀

人不觀于其暫而觀于其久故初未知所止二不安其止三止于危是以初則戒二不快三薰心自四以上得其所止矣故宜上而不宜下

棠謂人之行止係于上則已之志不得行矣

九三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

象曰艮其限危熏心也

先儒曰易言凶至于滅鼻者其行過也言厲至于熏心者其止殆也

蒙謂行止不能隨時而執一故其危至于此也

六四艮其身无咎

象曰艮其身止諸躬也

先儒曰卦之六爻唯咸艮備取諸身然咸言其拇其腓其脢其輔而不言心者言咸所以感心實感之而感无容心也艮言其趾其腓其限其輔而亦不及心者言艮所以止心實止之而止則无心矣咸艮相為動靜而不出一心之微是以聖人取諸粗以明无體

之妙欲人不求諸它而已矣

蒙謂居大臣之位而不能正天下之止故聖人雖

言其无害而實病其无才也

六五艮其輔言有序悔亡

象曰艮其輔以中正也

先儒曰艮其輔可咸其輔不可人所見于外不過言

行二者在下以腓趾象其行在上以輔頰象其言所

以明艮之義則一也

蒙謂主天下之止而不能止天下之止故聖人獨取其止于中而已

上九敦艮吉

象曰敦艮之吉以厚終也

先儒曰易爻取厚象者三敦臨敦復敦艮是也葢以陽剛居止之極敦艮篤實于止者也嘗即震艮二卦論之震主于動艮主于止葢動由下而進止于上而終故震之六爻唯初最吉艮之六爻唯上最吉聖人

之深意也又即咸艮二卦論之咸艮皆就人身取象而咸六爻皆未盡善艮六爻各盡善者葢感物而動者未免于凶悔知止能靜者未有不能安者也若艮之上九則又不累于剛而獨言吉也

蒙謂以剛實而居止之極非安其所止者不能也

䷴ 艮下巽上

漸女歸吉利貞

先儒曰以漸而進者唯女歸為得其義媒妁問之卜

笄決之由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莫不有漸迨其歸也母詔之房中父命之阼階諸母戒之兩階之間三月廟見而後成婦其有漸也如此所以吉也

蒙謂人之進為當有序聖人即其事之大者以明其進以正也

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進得位往有功也進以正可以正邦也其位剛得中也止而巽動不窮也

先儒曰漸升晉皆進也而義則異

蒙謂釋卦名之義以言人道之常因卦才之善以明進爲之序其要在于中正而順理則其進莫禦矣

象曰山上有木漸君子以居賢德善俗

先儒曰巽木在山上爲漸在地中爲升山上之木取其高地中之木取其下高者要其質之所託下者原其生之所自二卦所以不同居賢德先有所止也善風俗巽入之也然皆非一日可成漸之義也居賢德而後

善風俗乃正己而正人之意彖所謂進以正可以正邦也

蒙謂明物理而知其高下之有因觀人事而知其進止之有序此聖人因漸之象而示人明德新民之方也

初六鴻漸于干小子厲有言无咎

象曰小子之厲義无咎也

先儒曰以卦義言女之歸以漸以卦變言陰之進以漸象言木漸爻言鴻漸初之進也亦以漸

蒙謂唯其陰柔无據而居初故其進為不躁而有漸然此豈衆人所能識哉

六二鴻漸于磐飲食衎衎吉

象曰飲食衎衎不素飽也

蒙謂既進于所安利在得中以行道故聖人于漸之二深明之

九三鴻漸于陸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凶利禦寇

象曰夫征不復離羣醜也婦孕不育失其道也利用禦

寇順相保也

先儒曰卦辭女歸吉以兩體論巽女有歸艮男之象九三夫婦凶以應否論當相應之位為正不當相應之位為邪

蒙謂聖人以三之所處宜安履于平地故戒其失理而苟合而勉其守正以閑邪

六四鴻漸于木或得其桷无咎

象曰或得其桷順以巽也

先儒曰進于上體之巽故取木象

蒙謂進非據而能得其所安者由四之居正而處卑也

九五鴻漸于陵婦三歲不孕終莫之勝吉

象曰終莫之勝吉得所願也

先儒曰漸卦三四相比以情合也惟非夫而孕所以不育二五相應以理合也特為三四所間故久而不孕也以情茍合者必凶以理相求者終吉

蒙謂居尊位而在漸時故其君臣之相與雖或間于始然必遹于終益中正之道有必亨之理以不正而敵中正一時之為耳久其能勝乎

上九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為儀吉

象曰其羽可用為儀吉不可亂也

先儒曰漸六爻主乎進而有得失初之進雖未得位而安二四得位而不安矣三急于求合故凶四安于平地故无咎二五中正相應皆吉上進處高潔不累

于位者也故曰吉

蒙謂雖位進極而不失其漸賢達之高致者也故聖人深取焉

☱☳ 兌下震上

歸妹征凶无攸利

蒙謂人既不能以道制其欲无自而可矣故聖人甚言之

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也天地不交而萬物不興歸妹

人之終始也

因感交之情同見天人之理一葢一與二為對生之本也

説以動所歸妹也征凶位不當也无攸利柔乘剛也

夫唯情肆而盃蕩故合之失其正而處之非其道也

先儒曰凡先釋卦名者易之通例也天地生物男女生息其義則同故咸恒與此彖皆兼天地萬物言之

家人與歸妹之彖皆曰天地之太義者家人言位之正歸妹言情之交正以名分交以致和陽外陰内位也說以動情也位不當言其始也合之不以正所以征凶柔乘剛言其終也處之又不盡其道所以无攸利也

蒙謂即天道以明人事而知其相感之情同因卦德以考爻象而知其相求之義耶故聖人之賛易始而明其情之不可无終則言其義之不可有示

人之意精矣

象曰澤上有雷歸妹君子以永終知敝

蒙謂陽動于上而陰說隨之故君子知其不正之合而思為可久之道也

初九歸妹以娣跛能履征吉

象曰歸妹以娣以恒也跛能履吉相承也

蒙謂有賢德而无正應雖不足以遂其行猶可以助乎正

九二眇能視利幽人之貞

象曰利幽人之貞未變常也

先儒曰不言歸妹者蒙初爻之文也初承嫡能守其常二守貞不變其常必曰跛曰眇者示不足之戒也蒙謂有賢德而配不良雖難以及乎遠猶足以善其身

六三歸妹以須反歸以娣

象曰歸妹以須未當也

蒙謂失德而无應故有所待而失所歸也

九四歸妹愆期遲歸有時

象曰愆期之志有待而行也

蒙謂有賢德而无嘉偶故寧失時而不輕售也

六五帝乙歸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月幾望吉

象曰帝乙歸妹不如其娣之袂良也其位在中以貴行也

先儒曰卦與泰相似惟易三四二爻耳故此與泰卦

五爻同故彖亦言天地交而此爻取象同中四爻皆失位二五雖失位然皆正應五為妹主能謙降无華故吉二執娣禮能自貶守静故利初上雖當位然初吉上凶初有承嫡之美上有失職之嫌各係所處何如耳

蒙謂唯謙降以從禮不事飾以悦人乃以貴下賤之道也

上六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无攸利

象曰上六无實承虛筐也

先儒曰在六爻應不以正皆在所棄其所美者常而已初九從人以守常二安分以守常九四待時以守常六五謙遜以守常唯六三上六二爻失常為不善以陰柔居上而无應乃婦女之无終者也故其占如此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易精蘊大義卷八

詳校官太僕寺少卿臣李廷欽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謄録監生臣嵇承萱

欽定四庫全書

易精蘊大義卷八　　　　元　解蒙　撰

下經四 豐至未濟

䷶ 離下震上

豐亨王假之勿憂宜日中

蒙謂極盛大之勢雖在于王道而彰盛大之治尤賴于王明蓋非王道之大固无以致其豐然非王明之盛又何以治其豐哉

象曰豐大也明以動故豐王假之尚大也勿憂宜日中宜照天下也

明盛大之義必原其所以致之之由推盛大之勢必思其所以治之之道葢聖人之意不徒善其有以致豐尤欲其有以保其豐也

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

物理盛必衰故聖人舉其大者以明持盈之道也

先儒曰不明則察之未至而失之遺物不動則為之不果而失之廢事故明者動之體動者明之用二者相資然後能成豐大之功舉天地以見虧盈變盈也言人以見惡盈也言鬼神以見害盈也前言日中以德之不偏言後言日中以時之已盛言蓋宜日中之不可常是處豐之所以為可憂也

蒙謂既言致豐大之道又言處豐大之難而欲其守中不欲其過盛也

象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

先儒曰苟用吾明而威不至則不无失罰矣苟用吾威而明不至則不无濫刑矣象曰皆至見其不可偏廢也噬嗑明在上其明廣也故象言先王以明罰勅法示人主事也豐離在下其明狹也象故言君子以折獄致刑亦有司事也明罰勅法是防于未然折獄致刑是制于已然折獄離明象致刑震動象

蒙謂觀明動相資之象得威照並行之用而後有

以當事理而服人心

初九遇其配主雖旬无咎往有尚

象曰雖旬无咎過旬災也

蒙謂資明動之用以成豐大之治在于恊力以相求不可懷私以失巳聖人之誠深矣

六二豐其蔀日中見斗往得疑疾有孚發若吉

象曰有孚發若信以發志也

先儒曰文王于繫辭明盛極必衰之理故曰宜日中

周公于爻辭明明極必昏之理故曰日中見斗日中見沬孔子賛易遂曰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三聖之意一也

蒙謂有至明之用其明不可往求以致其感但當積誠以通其意

九三豐其沛日中見沬折其右肱无咎

象曰豐其沛不可大事也折其右肱終不可用也

蒙謂明而无所資固足以養其明用而无所賴又

何足以成其用故聖人重為豐九三惜也

九四豐其蔀日中見斗遇其夷主吉

象曰豐其蔀位不當也日中見斗幽不明也遇其夷主吉行也

先儒曰初以下從上謂之配四以平等交初故言夷不期而會曰遇初四本非正應偶以同徳相交故皆曰遇而皆稱主

蒙謂爻既失其明必當資于明故聖人于豐之九

四雖言其所處之未善復美其應初以從吉也

六五來章有慶譽吉

象曰六五之吉有慶也

先儒曰坤之六三姤之九五皆自畜其美故曰含章豐之六五乃資人之美故曰來章五隂暗則往而疑二文明則來而章章者離體文明之象

蒙謂以隂柔之主來賢明之才則天下蒙其福矣

上六豐其屋蔀其家闚其戶闃其无人三歲不覿凶

象曰豐其屋天際翔也闚其戸闃其无人自藏也

先儒曰致豐易守豐難豐極必衰所以致凶至豐之上六而旅之義形矣益豐與旅反對夫盛大之時一變而有覊旅之態天地消息盈虛之數然也

蒙謂盛之極者衰之始此窮大之所以失其居也

䷷ 艮下離上

旅小亨旅貞吉

先儒曰入而麗乎内所以為家人止而麗乎外所以

為旅旅不足以全夫貞吉之道唯足以為旅之貞吉故特重曰旅貞吉也

蒙謂于親寡之時猶有亨通之理非處之得其正者不能也

彖曰旅小亨柔得中乎外而順乎剛止而麗乎明是以小亨旅貞吉也旅之時義大矣哉

先儒曰一柔在外處二剛之中是旅而得其强交者也苟非善處卑則取辱高則招禍鮮不失矣唯知其

所止而无私交暗事而後可也故柔之得中乎外而順乎剛則明在而外不失人止而麗乎明則明在而内不失已外不失人内不失已雖在旅固亦可小亨貞吉也夫旅之時不一而義者時措之宜時非君子所能爲義則君子當自盡故遭其時而不知其宜不可也故曰旅之時義大矣哉

衆謂无矯亢之失而有文明之善則不失時宜而得處旅之道矣故聖人深賛之

象曰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

先儒曰明離象慎艮象不留獄旅不處象君子之用刑也雖明而止故明而慎雖止而不處故亦不留獄明者或不慎慎者或留獄失旅之義也噬嗑之利用獄豐之折獄致刑皆以其有震之威離之明故也噬嗑繼之以賁豐繼之以旅則離明如故而震動為艮止矣明无時而不然威有時而當止故賁曰无敢折獄旅曰明慎用刑而不留獄知无敢之辭又知明慎

之意則知震變爲艮之義矣

蒙謂明照雖祥刑之本然不可恃其明果斷乃決獄之用故又當致其果此非有得于明而止止而不處之義者不能也

初六旅瑣瑣斯其所取災

象曰旅瑣瑣志窮災也

先儒曰窮而益堅處旅之道也

蒙謂柔弱而居下失處旅之道也

六二旅即次懷其資得童僕貞

象曰得童僕貞終无尤也

蒙謂處旅而得中宜其有資而親也

九三旅焚其次喪其童僕貞厲

象曰旅焚其次亦以傷矣以旅與下其義喪也

先儒曰九三與上九義同皆以剛居上也三與二反

二柔順得中三過剛不中也

蒙謂處旅而以剛居下之上宜其无所容也

九四旅于處得其資斧我心不快

象曰旅于處未得位也得其資斧心未快也

蒙謂柔而能下雖善處于旅失位而无助安得行其志故聖人于旅之四善其事而憂其心也

六五射雉一矢亡終以譽命

象曰終以譽命上逮也

先儒曰旅五不取君位人君无旅也然五實君位故在五獨不言旅亦示王者无外之意而又重未然之

防也六五君子之旅也衆人之旅以得其利為善故以資斧為象君子之旅以得其道為善故以射雉為象譽在人命在天

䝉謂處旅而得在外之中故能合文明之道為得上下之心聖人所以深期乎五也

上九鳥焚其巢旅人先笑後號咷喪牛于易凶

象曰以旅在上其義焚也喪牛于易終莫之聞也

先儒曰同人親也故先號咷而後笑親寡旅也故先

笑後號咷

蒙謂處旅過剛而自高故失其順德而莫知也

☴☴ 巽下巽上

巽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先儒曰巽柔體在内其用特小亨耳聖人又恐人之一于巽而安于小則繼之曰利有攸往使之果于進勿疑于退利見大人使人覩其大而无安于小

蒙謂聖人以是卦德巽順而體隂柔雖不可大有

所為猶可以進而有為也

彖曰重巽以申命剛巽乎中正而志行柔皆順乎剛是以小亨利有攸往利見大人

先儒曰内巽者命之始重巽者巽之達乎外申前之命也重巽之象唯可施于申命于他則已甚故曰重巽以申命也　若剛不巽乎中正則將褊隘而為邪柔不順乎陽剛則將邪媚而為諂故柔順乎剛剛巽乎中正所以為巽之體也或曰巽以剛為本觀此兩句

則聖人于此卦欲其尚剛可知其義亦通

蒙謂觀上下之皆巽乎理故其出令必欲致其詳

觀陰陽之皆順乎道故其有為不徒安于小此聖

人贊易之旨也

象曰隨風巽君子以申命行事

先儒曰巽者入也前後相隨而至于歳事行矣傳曰

八風之至各以四十五日而成一歳是也夫天之風

以時而播不曰頻君之命以時而申不為瀆天播其

風以成歲事君申其命以行國事故四時之律隨其風而不逆則年歳之時可成矣天下之心隨其命而不違則國家之事可行矣申命者所以致其戒于行事之先行事者所以踐其言于申命之後申命須先事方可行事不然則墻壁之文耳

嘗謂觀風之被物必以先後而相繼知君子行令貴乎上下之皆順此申命之象所以有取于重巽也

初六進退利武人之貞

象曰進退志疑也利武人之貞志治也

先儒曰貞字尤當深玩過剛非貞也

蒙謂聖人以其失于柔故欲其濟以剛所以約其過勉其不及而得乎中也

九二巽在牀下用史巫紛若吉无咎

象曰紛若之吉得中也

先儒曰以陽處陰過于巽也故九二上九皆有牀下

之象然上九貞凶而九二吉无咎者中與不中之異也

蒙謂過于巽而能用其誠乃補過者也

九三頻巽吝

象曰頻巽之吝志窮也

蒙謂以剛亢之質居巽順之時所以勉為而屢失也

六四悔亡田獲三品

象曰田獲三品有功也

先儒曰柔以巽而後有功剛以直而後貞吉有功則无不及貞吉則无太過是以四五皆得巽道而悔亡也

蒙謂以陰柔无援而閤于陽宜其有悔以陰柔居正而巽于陽故能成其功蓋四之地本有悔以處之善故悔亡而後有功也

九五貞吉悔亡无不利无初有終先庚三日後庚三日

吉

象曰九五之吉位正中也

先儒曰一巽見乎蠱故于卦辭曰先甲後甲重巽申命者主重在上巽故于五曰先庚後庚

蒙謂處无過之地以為出命之主新天下之治以精吾心之思葢出命更改之道當如是也

上九巽在牀下喪其資斧貞凶

象曰巽在牀下上窮也喪其資斧正乎凶也

先儒曰巽以德為順順得其正乃德之吉順失其正乃德之凶六爻中惟九五居尊位命令之所由出在巽體之中能以剛巽乎中正又守之以正順得其貞者也初與四以柔為巽之主初居下卦之上有進退之志未知順者也四居上卦之下能得乎上下善處順者也三過剛不中勉而不中非能順者也二與上皆失其所安二居中不失其正上巽極失正吉凶之所以判也

蒙謂過于巽而失其正斷必凶之道也

☱ 兌下兌上

兌亨利貞

先儒曰有君子之說有小人之說陽為君子隂為小人卦中陽爻吉而隂爻凶君子小人之說固不同也

蒙謂和而不流君子說之道也

彖曰兌說也剛中而柔外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說之大

民勸矣哉

先儒曰剛中故貞柔外故說剛中而柔外則立已者正而說人者非邪也說以利貞則至公无私而上有以順乎天懽欣浹洽而下有以應乎人至于民相勸以從上何事不可成哉聖人所以大之也抑嘗觀巽兊皆二陽一陰之卦也一陰居内而自處卑巽一陰居外而以柔說人巽兊之一陰雖分上下内外而以剛中為主則同一意也巽有卑順之義不有剛中則

失之為足恭說有和說之義不有剛中則失之為佞諛剛中者巽說之主也

蒙謂聖人守正而能和故未嘗違道以干百姓之譽亦未嘗咈百姓以從已之欲宜夫子極言以賛之也

象曰麗澤兊君子以朋友講習

先儒曰義理之說无窮况朋友講習乎從容論說以講之于先又必切實體驗以習之于後則心與理相

得而所知者益精身與事相安而所能者益固志氣之浹洽疑殆之切磋體麗澤之益為相滋之實而其說在我矣象之言王者之事象之言學者之事然學者之事王者之事其義實相通歟

蒙謂義理之說人无窮而聖人尤取其互相滋益也

初九和兊吉

象曰和兊之吉行未疑也

先儒曰兊自有和義獨于初言者以其得剛陽之正具和說之體故首言之疑謂疑于隂也卦唯四陽獨初與隂无所係故未疑二四則疑于三五則疑于上

蒙謂以剛居正而无係累之私則不妄說人矣

九二孚兊吉悔亡

象曰孚兊之吉信志也

先儒曰二孚兊之有悔雖不若初和兊之吉視五之孚于剥則有閒矣

蒙謂剛實居中而處悅乃和而不同者也

六三來兌凶

象曰來兌之凶位不當也

蒙謂无與而說以陰柔而居不中正故也

九四商兌未寧介疾有喜

象曰九四之喜有慶也

先儒曰以其失位故昧于決去就以其性剛故惡邪而喜正

蒙謂聖人以其承陽而比陰故戒之守正以閑邪

然而夫子獨言從正之喜者守正之意長也

九五孚于剝有厲

象曰孚于剝位正當也

蒙謂既以剛而居尊雖若无所失然處説而比陰

故又在于知戒知此則不惑于小人以致危矣

上六引兊

象曰上六引兊未光也

先儒曰兊六爻以柔為說以剛為貞故遇剛爻說无不善三與上皆以柔在外為說之至非道以為說非說之正初與四居相應之地一无私係之嫌一以同類相說故初吉而四則有喜也唯二五有剛中之德然二失位不如五當位五有厲不如二之孚吉也

蒙謂說既極而強引之長陰柔之常態也

坎下
巽上

渙亨王假有廟利涉大川利貞

先儒曰說極則離散渙所以次兊渙有二義卦有因民渙散而萃之意假廟是也又有渙天下患難之意涉川是也

蒙謂廣大孝以合人心濟大難以成治道然非正固之守又安能不離哉

彖曰渙亨剛來而不窮柔得位乎外而上同王假有廟王乃在中也利涉大川乘木有功也

先儒曰假有廟一也渙曰王乃在中而萃曰致孝享

者萃渙者治之始萃者治之成始則假廟致享而已
備物盡禮惟萃爲然此渙之所以言王乃在中而萃
之所以言致孝享歟涉大川一也渙曰乘木有功而
中孚曰乘木舟虛者蓋渙所以濟險也中孚所以涉
險也君子虛巳以遊世能涉險矣若夫持危扶衰惟
渙爲然此渙之所以謂之乘木有功中孚所以謂之
乘木舟虛歟卦辭言利貞而彖釋不及者言在中有
功則利貞之義可見矣

蒙謂當離散之時而能約歸于中則得拯渙之道

而成濟渙之功矣

象曰風行水上渙先王以享于帝立廟

先儒曰享帝尊尊也立廟親親也尊尊親親王道盡

在是矣蓋吾能渙天下之難則所以事天者盡矣故

可以享帝以一天下之趨向吾能得天下之心則所

以寧親者至矣故可以立廟以來天下之愛敬收其

散而合其離其道孰有大于此哉

蒙謂氣之遇夫物者无所受所以成離散之象聖人之聚夫人者有其機故當盡誠敬之心此祭祀之報乃合人心之道也

初六用拯馬壯吉

象曰初六之吉順也

蒙謂當渙之始而能濟乎險者以其順剛中之才而能得其助也

九二渙奔其机悔亡

象曰渙奔其机得願也

蒙謂當渙散之時而急就其所安斯可以合其離矣

六三渙其躬无悔

象曰渙其躬志在外也

先儒曰三上兩爻陰陽相應者也然三則欲其應上上則不欲其應三者蓋三應上則有出險之理上應三則入險矣且易中大抵陽應陰多凶陰應陽多吉

蒙謂當渙之時而獨得其應雖可以獨善而未足以無善也欲拯天下之渙先散一已之私非志在濟時者不能也

六四渙其羣元吉渙有丘匪夷所思

象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

蒙謂散朝廷之羣以大天下之萃非有高世之智安能成不世之功哉

九五渙汗其大號渙王居无咎

象曰王居无咎正位也

先儒曰渙之一卦大要有三一曰正君位二曰立宗廟三曰君臣上下協力以救渙為心也渙王居无咎所以正位一已散之民萃有位无咎所以正位聚萬方之衆聖人君臨天下可不先正其位乎

蒙謂人君能順天命以治民則能聚大衆以守天位矣

上九渙其血去逖出无咎

象曰渙其血逺害也

先儒曰渙内三爻在險之中而求以出險故初言拯馬二言奔机三言渙躬皆出險之道也外三爻在險之外而求以濟險故四言渙其羣五言渙大號上言渙其血皆濟險之道也故渙六爻有吉而无凶

蒙謂處渙之極而能濟乎渙其无所傷矣

☵☱ 兊下坎上

節亨苦節不可貞

蒙謂滿而不溢固有可通之理儉不適中又非可常之道葢道之所貴者中故聖人常欲人之得乎中也

彖曰節亨剛柔分而剛得中苦節不可貞其道窮也

節而可以通固有以適其中節而至于極斯有以裁其過吾于節而得制中之道矣

說以行險當位以節中正以通

和而節嚴而泰此所以能節而不至于苦也

天地節而四時成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

陰陽順序而不乖所以成生物之功法度得宜而不亂所以施仁民之政盖莫非因自然之節而為當然之節也

先儒曰當位以節則人不敢違中正以通則人不能違葢以説而不至于流倹而不至于苦于无過不及之中立為中正之制萬世通行之道是謂中正以通

蒙謂節之為道貴乎得中故聖人既言卦才之善

而又深明夫天人之節同一理也

象曰澤上有水節君子以制數度議德行

先儒曰數度就事物而言故曰制制者一定而不可易也導行而已德行就身心而言故曰議議者商度以求中也隨時為義合乎中而已制數度者坎法律象議德行者兑口象

蒙謂觀容物之量既能得其節知處事之方必求中乎節此聖人示人用易之道也

初九不出户庭无咎

象曰不出户庭知通塞也

先儒曰初四有應宜出者也然前有陽爻蔽塞不可出也此知塞者也而象兼通言知塞則知通矣通塞在時出處由已

蒙謂于節之初而能節于行雖可以无過尤貴于知時聖人教人之意深矣

九二不出門庭凶

象曰不出門庭凶失時極也

先儒曰前陽竒故稱戶前隂偶故稱門

蒙謂在當為之時而无可行之道知節而不知通者也

六三不節若則嗟若无咎

象曰不節之嗟又誰咎也

先儒曰節以中為貴三説極而過中故不節若則嗟若上險極而過中故苦節不可貞

蒙謂三不中正而處節非能節者凶咎之至將誰任乎

六四安節亨

象曰安節之亨承上道也

蒙謂人能承上之道以為節斯无矯拂之患矣

九五甘節吉往有尚

象曰甘節之吉居位中也

蒙謂以剛居尊而為節之主守中居正以為節之

道以此而行其功大矣

上六苦節貞凶悔亡

象曰苦節貞凶其道窮也

先儒曰三之不節不及乎中者也上之苦節過乎中者也有不足故嗟故悔節之彖辭所謂位中正者唯五當之

蒙謂處節之極而終于節不可固守以為常所宜損過以就中聖人示人之意切矣

☱☴ 兌下巽上

中孚豚魚吉利涉大川利貞

彖曰中孚柔在内而剛得中說而巽孚乃化邦也豚魚吉信及豚魚也利涉大川乘木舟虚也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也

象曰澤上有風中孚君子以議獄緩死

初九虞吉有他不燕

象曰初九虞吉志未變也

九二鳴鶴在陰其子和之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

象曰其子和之中心願也

六三得敵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象曰或鼓或罷位不當也

六四月幾望馬匹亡无咎

象曰馬匹亡絶類上也

九五有孚攣如无咎

象曰有孚攣如位正當也

上九翰音登于天貞凶

象曰翰音登于天何可長也

䷽ 艮下震上

小過亨利貞可小事不可大事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

先儒曰中孚有豚魚之象變為小過乃有飛鳥之象二剛為體四柔為翼其象橫直故為飛鳥翰音登于天振其聲于上也飛鳥遺之音墜其聲于下也不宜

上而凶宜下而大吉理之必然也上經將終受以頤大過下經將終受以中孚小過四卦皆不反對所以明風雷山澤之互用也

蒙謂小過而不失夫常則雖過而不害矣

彖曰小過小者過而亨也過以利貞與時行也柔得中是以小事吉也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也有飛鳥之象焉飛鳥遺之音不宜上宜下大吉上逆而下順也

先儒曰得其時則柔足以有為故柔得中是以可小事非其時則剛不能以有為故剛失位而不中是以不可大事上則乘剛逆也下則承陽順也施過于不順凶莫大焉施過于順過更變而為吉也

蒙謂事有所當過唯應時順理則吉矣

象曰山上有雷小過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

先儒曰行喪用皆見乎動以象震也恭哀儉皆當止

之節以象艮也山上之雷其聲已發而未壯以復豫大壯推之可見恭過則僞哀過則毀儉過則陋而君子以之者時也

蒙謂觀夫理之過常而行其事之當過則无害于過矣

初六飛鳥以凶

象曰飛鳥以凶不可如何也

蒙謂隂柔而上應宜其過之甚速而莫救也

六二過其祖遇其妣不及其君遇其臣无咎

象曰不及其君臣不可過也

蒙謂以柔順而居中故雖過而不過也

九三弗過防之從或戕之凶

象曰從或戕之凶如何也

蒙謂當陰盛之時而不為之備終必遺其患矣

九四无咎弗過遇之往厲必戒勿用永貞

象曰弗過遇之位不當也往厲必戒終不可長也

蒙謂聖人以其陽而居陰故善其過乎宜以其任剛而好進故又戒其守之堅蓋當陰過之時聖人扶陽之意深矣

六五密雲不雨自我西郊公弋取彼在穴

象曰密雲不雨已上也

先儒曰小畜彖辭與小過六五同蓋小畜所畜者小小過則所過者小皆不可以大事二卦雖殊而大者為小者所畜則一而已正猶蠱之彖應巽五之象蓋

五位乎君足以主一卦故象或應他卦之象

蒙謂以柔居尊乃陰之過者也其能成大功乎

上六弗遇過之飛鳥離之凶是謂災眚

象曰弗遇過之已亢也

先儒曰初上二爻爲鳥翼故皆有飛鳥象初自下而上聖人猶戒之而况上六已極乎亢離之已遠乎在六爻四柔二剛柔過乎剛者也柔爻惟二五得中二无咎五无凶咎之辭初上不中故凶三四俱剛當柔

慼之時剛徳不足故位剛者或凶位柔者或厲聖人抑柔之意嚴然得中得位處之合宜者亦不得而却聖人扶剛之意顯矣若失位不中者亦末如之何也已

䷾ 離下坎上

既濟亨小利貞初吉終亂

蒙謂聖人于治功之成其致治之意固无限而保治之心尤无窮其垂戒之義精矣

彖曰既濟亨小者亨也利貞剛柔正而位當也初吉柔得中也終止則亂其道窮也

蒙謂致治之慮欲其周然必盡乎理之常濟治之功貴乎中然又懼其時之過葢致治非難而保治尤難故聖人于時之既濟而深致其戒也

象曰水在火上既濟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

先儒曰坤上乾下為泰天地之交也坎上離下為既濟水火之交也雖然水火相資固以致用為利水火

相息亦宜預防豈可以時之既濟而忘其所可戒哉

以象言之則坎險在前思患于豫離明在內見幾于早

蒙謂觀物理以相克而成功推人事以備患而保治以此為防斯无終止之亂矣

初九曳其輪濡其尾无咎

象曰曳其輪義无咎也

先儒曰九剛動之才也故有輪象初一卦之後也故

有尾象卦言終亂象言預防爻有濡尾其義一也此爻有先難後易之象

蒙謂既濟之初而能止其進不至于極矣

六二婦喪其茀勿逐七日得

象曰七日得以中道也

先儒曰離爲雉爲文明有翟茀之象此爻有先喪後得之象

蒙謂中正自守者雖不得于今必能行于後聖人

示人勸戒之意深矣

九三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小人勿用

象曰三年克之憊也

先儒曰此爻有憊而後克之象

蒙謂王者懲夷狄之陰類而无輕肆之心去中國之陰類而无顧慮之意明乎此義則可以成既濟之功而保治于无窮矣

六四繻有衣袽終日戒

象曰終日戒有所疑也

先儒曰坎爲加憂四爲多懼故能戒思患豫防此爻當之

蒙謂當既濟之時既已過中而涉險所宜思患而豫防聖人之戒深矣

九五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實受其福

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實受其福吉大來也

先儒曰既濟初曳輪而无咎未濟也二雖喪而後得

將濟也三伐遠而克之既濟也三與四其既濟未濟之交乎四言戒五言不如上言厲既濟而豫防之不然道窮而終亂矣

蒙謂唯其所遇之時不同故其獲福之實亦異既濟之時大矣哉故聖人即二五深明之葢五之才德非不善然以時之過是以反不如二之吉也

上六濡其首厲

象曰濡其首厲何可久也

按關氏易以既濟終焉與今易不同葢未濟者屯之首天地未變坎離未交又以一太極起來吉凶大業從此而生循環不已變通无窮斯謂之易易終未濟聖人有深意矣故先正有云既濟是易之死法未濟是易之生法

蒙謂居既濟之極而无出險之才其敗壞可立而待也

☵☲ 坎下 離上

未濟亨小狐汔濟濡其尾无攸利

蒙謂當患難之時雖有可通之道忘戒備之心必无能濟之理聖人之戒深矣

彖曰未濟亨柔得中也小狐汔濟未出中也濡其尾无攸利不續終也雖不當位剛柔應也

先儒曰既之為言盡也已往之辭也未之為言有所待也方來之辭也是以未濟非終于不濟欲濟而未耳故夫子釋彖申言可濟之理

蒙謂當未濟之時處之善則有時而可通進之勇則无自而能濟然聖人思治之意深故又申言可濟之理以示人也

象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

先儒曰乾坤坎離六十四卦之樞紐也三極之道皆出于此故易上經始于乾坤終于坎離下經終于既濟未濟既濟未濟其實亦坎離也乾坤以坎離為用而坎離即乾坤之交也故乾坤為大父母坎離為中

父母既濟成卦水火相及而相用火性炎上而居下水性潤下而居上方成既濟若未濟則火炎上而在上水潤下而在下二者不相為用未濟之義也夫水火二物南北二方君子用此之象必慎而明之以辨其物性之異使之各居其方也葢有辨而後有交辨以正其體交以致其用不辨則不交有未濟而後有既濟而未濟含既濟之象思患預防就卦名取義辨物居方就卦象取義六十四卦大象不出此義或曰

辨物如火之明居方如水之聚猶天與火同人亦以類族辨物言之其義可見亦通

蒙謂觀物性之異而處事理之宜聖人示人觀象之意深矣

初六濡其尾吝

象曰濡其尾亦不知極也

蒙謂才未足以濟而欲以彊濟是不度勢之甚也

九二曳其輪貞吉

象曰九二貞吉中以行正也

先儒曰曳輪濡尾在既濟初爻為无咎在未濟初濡尾二曳輪而初吝二吉何也曰處既濟不忘未濟不汲汲于進用善矣未濟之時義主乎濟而初才之陰柔不足以濟急于濟則為吝道二為剛中上當應五濟君之難可以進矣然以剛應柔恐其失于恭順也故曳以緩其進為吉君子之道所處不同能識時宜可以知易矣

蒙謂于未濟之時當既濟之任唯盡其恭順之心斯得為臣之正矣

六三未濟征凶利涉大川

象曰未濟征凶位不當也

蒙謂在未濟之時當濟物之任而无能濟之才然處險之極斯有出險之理故聖人雖言其才之不足濟而又言其時之可濟也

九四貞吉悔亡震用伐鬼方三年有賞于大國

象曰貞吉悔亡志行也

先儒曰既濟九三言高宗稱其人也未濟九四言震稱其德也既濟伐鬼方憂其憊者既濟之世利用靜也未濟伐鬼方而行其賞者未濟之世利用動也

蒙謂九四雖以陽剛濟天下之難然質本陰柔非極其剛貞之久不能也

六五貞吉无悔君子之光有孚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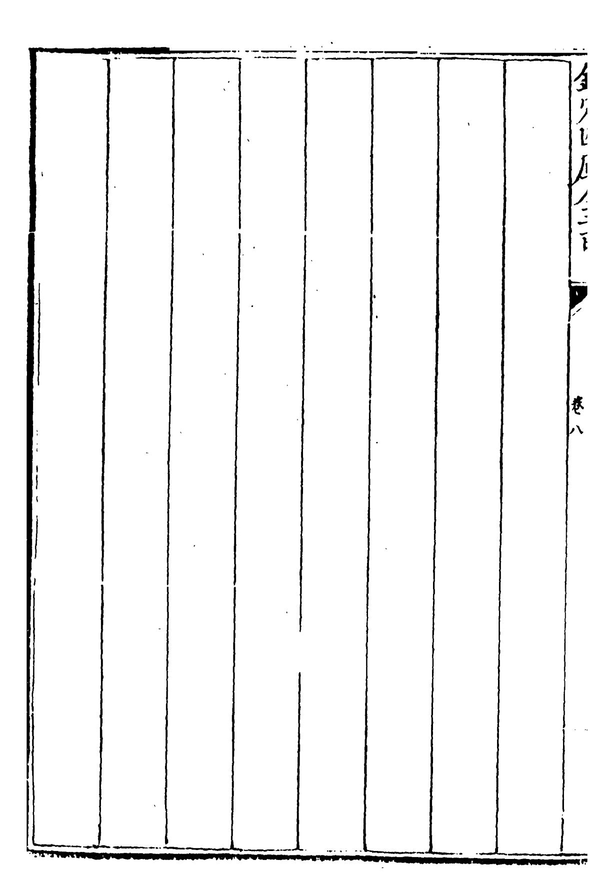
象曰君子之光其暉吉也

先儒曰六五文明之主故稱君子之光五以中虛為孚上以剛實為孚九四之貞戒之也六五之貞固有也未濟之君非中正文明而體之以實者不足以濟也此未濟之時所以有終濟之理歟
蒙謂唯其德盛而功溥故能充實而輝光以此而濟无不濟矣
上九有孚于飲酒无咎濡其首有孚失是
象曰飲酒濡首亦不知節也

先儒曰于既未二濟之終葢寓其惓惓憂患之意既濟吉少凶多未濟吉多凶少然其吉皆未嘗无戒泰否亦然六十四卦之互體不離乎本卦者唯既濟未濟為然既濟則藏未濟未濟則藏既濟而聖人又以為六十四卦之終者蓋易窮則變變則通有終則有始終之以未濟又易之所始也易凡三百八十四爻陰陽相半必以乾之初九始焉未濟之上九終焉始終為君子謀此之謂易之道學者當求于象辭之外

蒙謂有可濟之才而无得致之位則為自信自樂而已然從欲而不反則不可也故聖人深戒之

乾隆御覽之寶


卷八